

An Hour Before Daylight
Memories of a Rural Boyhood
Jimmy Carter

黎明前一小时

我的童年回忆

[美] 吉米·卡特 著
孔保尔 译 刘亚伟 译校

An Hour Before Daylight
—Memories of a Rural Boyhood

黎明前一小时
——我的童年回忆

[美] 吉米·卡特 著
孔保尔 译
刘亚伟 译校



西北大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陕版出图字 25-2015-2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黎明前一小时：我的童年回忆 / (美) 吉米·卡特著；
孔保尔译；刘亚伟译校.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604-3727-9

I. ①黎… II. ①吉… ②孔… ③刘… III. ①回忆录—
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9973 号

An Hour Before Daylight
—**Memories of a Rural Boyhood**
by Jimmy Carter

Copyright © 2001 by Jimmy Carter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黎明前一小时：我的童年回忆

[美] 吉米·卡特 著

孔保尔 译 刘亚伟 译校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校内 邮编：710069 电话：029-88302621 88302590)

<http://nwupress.nwu.edu.cn> E-mail: xdpress@nwu.edu.cn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张：9.875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200 千字

ISBN 978-7-5604-3727-9 定价：49.00 元

自序

1924年10月1日，我出生在佐治亚州普兰斯的一个农民家庭。那时，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毛泽东也是一个农民，他正动员着中国的农民和工人建立一个新中国。

25年后，当我作为一名潜艇军官来到中国时，毛泽东正准备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正如邓小平告诉我的，这个国家是中国的农民创建的。

我最初的记忆都与农场生活有关。在这本于2001年首次出版的书中，我记述了当时的生活，也谈及我在那片土地上通过辛勤劳动学到的东西。我与那片土地永远相连。正是在那里，我了解到人的最基本的价值，包括我要与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抗争到底的决心。

年轻时我读过赛珍珠的《大地》。她的书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农民的认知。对我个人而言，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让中国读者了解我早期在美国南方当农民的生活，以及我在农场的生活经历是如何将我塑造成一个政治领袖的。

和美国一样，中国正日趋城市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的数量将会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价值会流失。正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辛勤的耕耘，才使得家庭和睦、国家兴盛。

这里的故事讲的是乡村生活对我的塑造。我希望我的中国读者能看到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相同之处：我们与土地相连，在艰难中成长。我们都有勤劳的美德和帮助他人的愿望，我们分享着共同的命运。

感谢杜超和陈厚阳，正是他们的帮助使得本书得以与中国读者见面。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Jimmy Carter".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flowing style with a large, prominent "C" at the end.

米诗雅 译

目 录

土地，农场，家	001
用粮食交租种田是一种生活方式	045
艰难时世和政治	055
我的生活像小狗一样	072
我的妈妈和爸爸	113
在普兰斯卖煮花生	136
破土，成为男子汉	174
学到更多生活知识	209
了解罪恶	227
佐治亚州的卡特家族	256
海军与普兰斯	285
致谢	305

土地，农场，家

如果你从海滨城市萨凡纳出发，走过通往佐治亚州几乎一直往西的唯一一条美国公路，你就会穿过奥吉奇、奥科尼及奥克马尔吉河，这几条河全部向东、向南流去，注入大西洋。大约三个小时后，你会穿过向另一个方向奔流的第一支溪流——弗林特河，其经常混浊不堪的泥水最后



1905 年佐治亚州普兰斯大街

流入墨西哥湾。我们州的分水岭不像落基山脉中的大陆分水岭那么明显，因为这片陆地的地质在不太遥远的过去，整个是比较平坦的海底。这片土地现在依然富饶肥沃，这要感谢那个时候由动植物积累而来的早期海洋沉积物和滋养物。

如果你再走 30 英里^①，继续向佐治亚州哥伦布市走，再到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和伯明翰市，过了这几个地方，你就会到达普兰斯，一个和你常见的一样平坦的陆上小镇。正如人们常说的，“每逢下雨，水就不知道向哪个方向流”。普兰斯最初的名字叫“杜拉平原”，得自《圣经》里尼布甲尼撒王给自己设立巨大金像的地方。虽然这片土地平坦富饶，但谁也不知道最早的开拓者为什么要对一个假神顶礼膜拜。这也许是为了向沙得拉神、米煞神和亚伯尼哥神表示敬意吧。他们拒绝敬拜神像，在上帝的佑护下，从烈火熊熊的火炉里逃了出来。

越过小镇，有一个叫作阿奇瑞的地方，在那里，自从萨凡纳的地质生命初次改变以后，阿奇瑞便从一马平川的平原变成了绵延起伏的群山和更加贫瘠的土地，一直延伸到查塔胡奇河，这条河把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分隔开来。除了在以前的地图上有所标记外，阿奇瑞已经不复存在。

① 1 英里=1.6093 千米。

但那是我成长和生活的地方，从 1928 年我四岁到“大萧条”^①完全结束，我从那里考上了大学，并于 1941 年参加了美国海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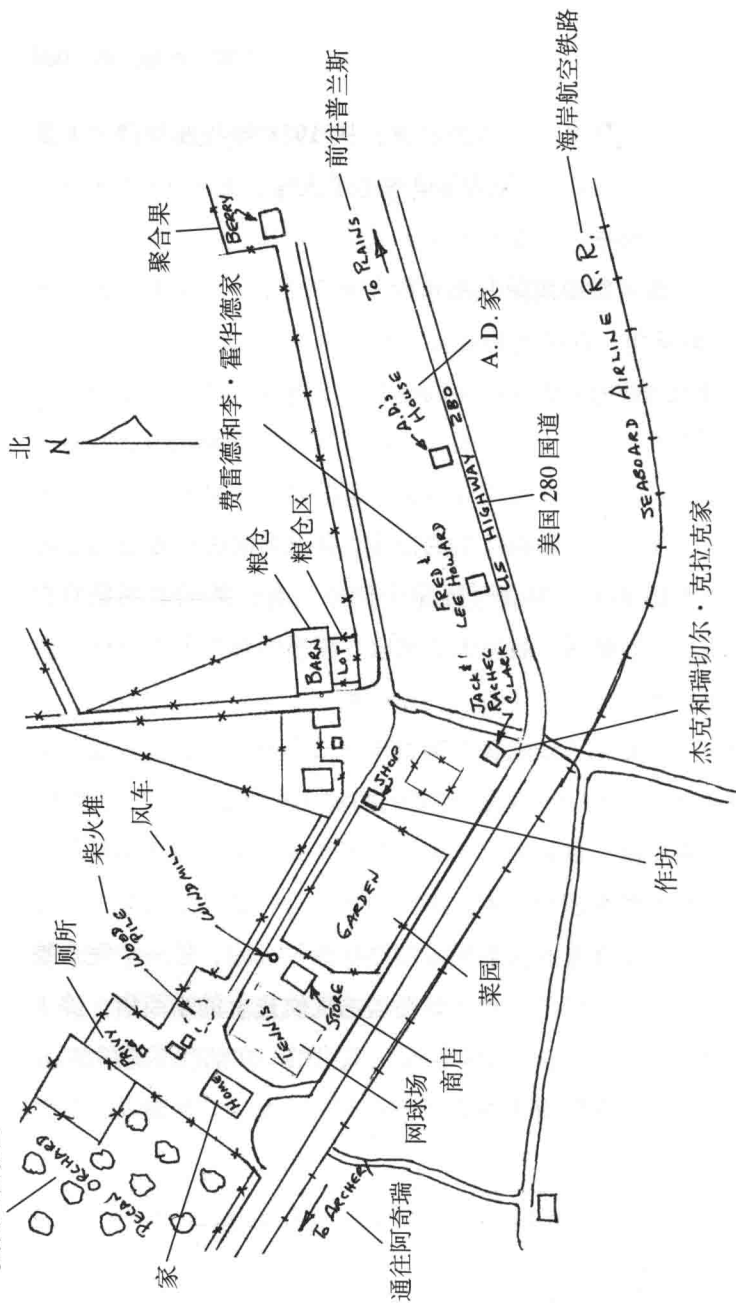
普兰斯距离萨凡纳市西 190 英里，位于亚特兰大市南 120 英里，在萨姆特县县政府所在地以东九英里处。它以意大利航海家兼探险家阿美利哥·维斯普西的拉丁语名字阿美利克斯命名，这个人自称是第一个登陆的欧洲人，而且，他作为一名地图绘制员，还把自己的名字标到了地图上。众多汽车和拖拉机的出现，导致西南佐治亚州的大部分小镇消失，但普兰斯是个例外。普兰斯的农场星罗棋布，土地肥沃，而且人丁兴旺，那里的百姓尤其不愿意远走他乡。

从另一方面来说，阿奇瑞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镇子。在阿奇瑞的中心地段，离我们的农庄半英里多一点的西边，是海岸航空铁路公司工务段的工头和六个把铁轨路基养护良好的黑人雇员的家。再往西半英里，是强大的非洲卫理公会教堂圣会；从最显眼的路标穿过公路，是一个完全被扁平的艾伯特王子烟草罐覆盖的铁轨边上的小商店。除了教堂依然充满生气且异常活跃，其余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了。

我们在阿奇瑞的农场只有东边土地还比较肥沃，其他

^①是指 1929 年至 1933 年之间发源于美国，后来波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

美洲山核桃园



地方都山峦起伏，四周的沙地有些一开始种上了松树苗，这些松树苗现在几乎长成了一片单种栽培的树林，快要成木了。然而，回到 20 世纪 30 年代，阿奇瑞在我心中的分量足以成为我的世界的中心。

作为一个在农场长大的孩子，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土地。沙地、沙土地、红土地，离我很近，甚至淹没了我，自然而然恒久。泥土爱抚着我的双脚，尘土总是从离我们家 50 英尺^①的土路上飞扬而过。所以在我们装有护墙楔形板的房子里，从扑面用的香粉到粗玉米面粉大小的红土颗粒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夏季，当几个木门一直开着，纱窗只能阻挡垃圾和一些冒险精神不足的苍蝇的时候，红土更是长驱直入。直到 1938 年，当一条铺了路面的公路穿过我们家北边一英里处的树林时，我们颇感自豪——弯弯曲曲的小土路竟然成了官方的 280 美国国道！在那些岁月里，汽车、卡车以及公共汽车在这条国道上川流不息。但是几乎没有例外，当地人都是走路或者赶着骡子拉的大车从我们家门前经过。铁路在另一边的土路上只穿过了两三英尺，我们一定会向列车员、火车司机和乘客们挥手致意，他们似乎像另一个星球的旅行者一样遥远。

我们好像倒也没有一直望着外面，但一有熟人经过，

① 1 英尺 = 0.3048 米。

总会引起屋里人的注意。对人和车辆，我们都了如指掌。我们一看到他们，一听到大多数当地车辆发动机轰轰隆隆的声音，就知道那些小汽车和小卡车的牌子。我认为那时和现在的一个差别是，院子、商店、菜园子里都有人站在外面，或者附近的田间有人爱看热闹。每逢下雨天或者星期天，老人、身体感觉不适的人，以及身体强壮的人，经常坐在他们的前门廊里看街景。当我们路过某个人的家门口时，如果在家门口看不见人，看不见我们可以互相招手致意或者互相问好的人，我们就会感到有点难受。

农场家庭有电话的非常少，但我们家却有一台。号码是23，我们接电话要等铃响两声。电话线是合用的，培根家的响一声，沃森家的响三声（实际上，其他两家接听者通常能听到我们所有的电话）。在普兰斯，我们似乎有一个无所不知的接线员。如果我们要给罗伊·布兰南先生打个电话，格拉迪斯小姐就会说：“他今天上午大约9点30分去了阿美利克斯，但他计划晚饭前回来。他也许会在马厩旁边逗留，我会试着在那儿找到他。”她还掌握着社区里任何疾病发生的最新消息，另外，大部分电话可能有三个听众，说明她能掌握更多信息。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们如此眷恋这片土地。我想这

和那时我们所称的内战^①有密切的关系，那是州与州之间的战争。虽然我出生在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以后，但它却是我生活中活生生的现实。我成长在人们不会忘记自己是曾被征服过的其中的一个家庭，此外，我们的邻居大部分是黑人，他们的祖辈在上述战争中得以解放。我们两个种族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但却被社会习俗、被对《圣经》的错误解读、被美国最高法院颁布的无可置疑的土地法强行隔离。

热爱南方的传统，坚守我们的生活方式，对白人来说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部分原因是，我们当地许多家庭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追溯到战争前一百年。那时，我们的苏格兰-爱尔兰祖先从大不列颠群岛来到佐治亚州，或者往南、往西迁移，大多数是从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州迁移来的。我们血脉相连，对曾经打败过我们的人同仇敌忾。我的祖父母家周围的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是“重

①也称“南北战争”，是以美国南北经济结构及政治主张的差异为原因，以黑奴问题为导火索爆发的内战。1860年，反对黑奴制度的共和党人林肯当选联邦政府总统，南部各州相继宣布独立，脱离联邦。1861年，南方在阿拉巴马州组织成立“美利坚联盟国”，选举戴维斯为临时总统，美国分裂，同年4月南北开战。1865年4月，南方军投降。至此，美国终于推翻了黑奴制度，并重新获得统一。

建”^①期间“该死的北方佬”对南方的破坏。

许多上了年纪的佐治亚人仍然清晰地记得他们父母的愤怒和尴尬——他们的父母被迫在以“无赖”著称的政客及其南方盟友的统治下生活。我的外公戈迪 13 岁时，他所认为的北方压迫者终于在 1876 年战争结束 11 年后，放弃了对那个州政治和经济的统治。我的母亲是她家里唯一一个曾经大胆为亚伯拉翰·林肯辩护的人。我不记得听人提过奴隶制，只听说过对各州权力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犯行为和公民在私人生活中受到南方邦联政府侵扰的事情。人们从不认为“重建”的真正悲剧在于为以前的奴隶建立社会公正本身的失败。我们年长的亲戚几乎全都陷入极度痛苦的记忆之中，他们不理解我们一些年轻人“多看将来，或者至少多看现在，而不是只回忆过去”的愿望。

佐治亚州 1733 年成为殖民地时曾强烈抵制奴隶制，但是这种抵制在 20 年后因为大西洋沿岸的大地主的影响而烟消云散了。这些地主看到他们在南北卡罗来纳州殖民地的邻居因为使用从非洲进口的奴隶生产大米、丝绸、靛蓝

^①重建时期是美国内战结束后于 1865—1877 年对南部各州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改造与重新建设时期的通称。其历史任务是用政治和立法手段巩固和扩大内战成果，在南部各叛乱州重新建立忠于联邦的州政权，恢复南部各州同联邦的正常关系，重新并巩固联邦的统一。

和棉花而大发横财就忘记了初衷。奴隶制在佐治亚州合法化后几十年，一个种植园的财富总和有三分之二来自奴隶，三分之一来自奴隶们耕作的土地。

我的高祖父威利·卡特就是一个例子。他死于 1864 年南北战争期间，他在遗嘱里给他的 12 个孩子留下了 43 个奴隶、2212 英亩^①土地，还有其他财产和现金，每人 22000 美元。他和他的继承人当时都没有认识到，奴隶很快就要自由了，而且南部联邦的货币将会一文不值。他的孩子们一个个以经营小农场终其一生，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保留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只有土地才具有真正的永恒的价值。

战争的另一个遗留问题是，白人并不认为被解放的奴隶的孩子们与他们一样具有平等的法律和社会权利。如果奴隶们忠于南方一派，他们自己实际上就被剥夺了公民选举权。因为曾经支持南方而被完全剥夺了选举权，在北方统治结束后，白人领袖们认为他们完全有理由通过一切手段控制政治制度。选举很快就变成了由民主党单独决定预选的情况，黑人公民在民主党预选中被彻底排除在外，而农村的选举控制权是以建立在各县（不论县的大小）选举结果的基础上为保证，而不是建立在个体公民投票结果的基础上。此次战争之后一个多世纪，即使在 1962 年我第一次竞选公职的时候，佐治亚州一些比较小的县的每一票

① 1 英亩=6.07 亩。

都值亚特兰大市的一百张选票。

“大萧条”突如其来后总得有人做替罪羊，于是，在我童年的时候，对北方佬和联邦政府的憎恨又死灰复燃了。然而，种族隔离的社会制度实际上并未受到挑战，倒好像是白人和黑人出于他们共有的贫穷成为合伙人而互相接受了。所以，关于我们南方白人的命运出现了正反两个方面。我们白人家庭之间的关系一般都十分亲密，对待黑人邻居也很宽容，固守土地，缺乏现金贮备，尤其是在 1930 年代的艰难时期，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现金储备越来越少。

尽管有种族隔离的法律和社会训令，黑人家庭和白人家庭之间的个人关系与今天的那些个人关系比起来，还是大不相同的，至少在我们农场生活的许多方面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同时，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白人的政治和社会优势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这从未受到白人自由主义者和黑人抗议者的质疑，甚至没有引起过争论。我回想起几个例子，比如，在一次争执中，当一些声誉不好的白人呼吁更多的白人支持他们，以确认他们优越的种族地位，他们的这种需要反而印证了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对这些懒惰、不诚实或有其他不良习惯的人来说，“白色垃圾”比基于种族特点的骂人的话更具侮辱性。

实际上，我知道，人们的最终评价是以他们自己的声望和成就为基础的，而不是由他们的种族身份决定的。毫

无疑问，黑人家庭必须克服巨大的不公平障碍，但那些被认为是诚实、勤劳、勤俭节约的人至少有一个机会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放下那些不可改变的社会差别。他们去白人家庭的家仍然要走后门，乘坐火车要坐在被隔离的位置，在阿美利克斯电影院和县法院里要坐在楼上，上学要被隔离，做礼拜要被隔离。他们不被允许投票，不被允许参加陪审团，或者参与任何政治事务。他们的发言人可以对当地学校的董事会、市政委员会，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公平公证制度进行呼吁，但不能参与最后的决定。如果与他们发生争执的是当地举足轻重的白人，他们的上诉往往会被忽略。

普兰斯社区周围所有的白人孩子，包括阿奇瑞的，上普兰斯中学，从一年级上到十一年级。我们县里部分地区的黑人孩子却是在十几个教堂里或者私人家里上课，经常是所有年级的学生挤在一间房子里。通常给他们提供的椅子大小不一，有一块黑板，和对白人学生来说已经破旧得不能再用的课本。县教育董事会对白人孩子在强制性上学上要求非常严格，但对黑人却相当灵活，认为对他们而言，初级以上水平的教育并不重要。这两个种族的隔离被认为与美国最高法院的“隔离但平等”法令是一致的。

在阿奇瑞，有一个黑人拥有至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就是非洲卫理公会主教威廉·迪克·约翰逊。作为主教，他负责五个中西部州的事务。在普兰斯老家，他有